



藝苑卮言抄

服部文庫
117
735



117
735

藝苑卮言卷之一

明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余讀徐昌穀談藝錄嘗高其持論矣獨惟不及近體伏習者之無門也楊用修摭遺鄉音鈎匿跡以備覽核如二酉之藏耳其於雌黃叢哲索鑰後進均之乎未暇也予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獨嚴氏一書差不悖旨然往近似而未覈余固少所可既承之東晤于鱗濟上思有所揚托成一家言屬有軍事未果會偕使者按東牟牘殊簡以暑謝吏杜門無齋書足讀乃取掌大簿疏有得輒筆之投簾箱中浹月簾箱幾滿已淮海飛羽至棄之晝夜奔命卒忘所記又明年復之東牟簾箱者宛然塵土間出之稍為之次而錄之合六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為一家言者以補三氏之未備者而已既成乃不能當也其辭旨固不甚謬蓋於本特其恣漫散雜之足采者非以解頤足藪堂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吾甚愧其言戊午六月叙

余始有所抨薦於文章家曰執死危言者成自戊午耳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
以至乙丑而始脫稿里中子不善秘梓而行之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姑蘊梁
生出危言以示大較俊語辨博未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
以捧腹矣彼豈遂以董狐之筆過責余而謂有所阿隱耶余亦名者危言耳
不必白簡也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奈何不作
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余愧不能答已而游徃中三君子以余稱許之不至也志
而私言之未已則請絕訊削名籍余又愧不能答嗟夫即其人幸而及余之
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有之然烏可以志嘗
力迫而奪也夫以余之不長譽僅爾而尚無當於于鱗令余而遂當于鱗其
見志寧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艾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嗜結眊性之
所好習固不能強也毋若余之甚嗜歟蓋又八年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點其論詞

曲者附它錄為別卷聊以備諸集中壬申夏日記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咏歌言危則性情
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
不容之感迨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河濁之外
者詩也

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
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与情相悖

勢虞

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
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
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則詞散

鍾嶸

思君如

流水既是即目高臺悲風多唯多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

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
尋同上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
劉勰又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
沈約亦云

者篇中之獨拔同上四序紛迴而入興貴簡物色雖煩而
拆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同上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異句之
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沈約

漢魏文體三變沈約詳論

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
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李仲蒙麗辭之體凡

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同上

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氤氳深於體勢意度

槃薄深於作用三律不帶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

類二廢謂雅欲廢功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雅欲廢言尚意

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癖欲經史而

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皎然

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言不盡之意見於言

外梅聖俞

詩有別才非閑書也詩有別趣非閑理也嚴儀

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羊陶者羊必

細一實者一必虛置景者意必二李夢陽又有前有浮聲
則後須切響等語以約大同異

詩必有具眼之必有具耳眼正格耳

李東陽

法度既定

溢而為波變而為奇乃有自然之妙

同上

蝴蝶不與蟋蟀齊鳴締絡不與貂裘並服威悰殊情泣笑

別音詩之理也乃若苟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

隘 王維禎

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

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

也 謝榛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盛唐突然而起以韻

為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混成無

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起於起句借用旁韻牽

強成章

同上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露擗日豈可觀

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聲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

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

孟荀以暢其支參之先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

之離騷以致其出參之大史以著其潔

柳宗元

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

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陳師道

莊子善用虛以其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

天下之虛 李塗

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弱於陶謝力振

之然古詩之法亡於謝

何景明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鏡歌諸曲勿便
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
色相和惡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
近事毋信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
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
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
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
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章仔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与亂
在曲之後之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之
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招拾宜博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韋鈞之弩一舉
透草縱之則文綺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冥
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坡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橐聲一擊萬
騎忽歛寂然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為尤難如作
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推調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
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
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
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惟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
色漸稀七字為句字皆調美八句為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

代不數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余或于鑄。鑿似駭耳。久當論定。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忘。大抵一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出人能之。至境。与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與与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停韻。起句亦然。勿偏枯。

勿求理。勿披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服首不可少。妙在逾外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刹那。定作六十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為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為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需本。素面目乃為貴耳。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選體必不可入古耳。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假喻而達之辭後之為文者辭不騰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西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首尾闕隘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開鍵金石綺練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于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才生思：生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絕句字復殊聲韻各根下迤填詞小枝尤為謹嚴過秦論也叙事知傳夫齊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

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也故法令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亟歸合而離之而合有悟存焉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載儉敬驕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聲控忌既亟且有大累者不稼不雷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知之人也懷昏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之類也

已上卷一 凡十條 抄三十八條

關雎鳩好逑○采芣耳周行○我姑酌彼金罍○未見君子怒如調餞○猷浥行露多露○嘒彼小星命不圖○日居月諸○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燕于飛差池其羽○先屋未

思豈昂寡人○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雖鳴鴈也
日始旦○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芣采非無以下體○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碩人侯○如組○云誰之
思云西方之人兮○北風其涼云同行○愛而不見搔首知謝
○玉之璫也云而帝也○良馬五之○午如柔荑云美目盼兮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伯也執殳為王
前驅○自伯之東云為容○其雨○果日出○適子之館云
繁兮○巷無居人云美且仁○將叔無狃戒其傷汝○兩服上襄
兩駟雁行○清人在彭云翱翔○左旋右抽○女曰鷄鳴云有
爛○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鷄既鳴矣云雉之聲○蟋蟀在堂云
其居○綢繆束薪云良人○悠蒼天曷其有極○予美亡此

誰與獨旦○駟鐵孔阜云從公于狩○游環青驪○陰剝塗塗續
文茵暢轂○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葦葭蒼蒼云宛在水中央○
交黃鳥云人百其身○憂心如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衡門
之下云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鱉○蜉蝣云零雨其濛
○皇駁其馬○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鴻飛遵渚云於女信處
四牡駢云我心傷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昔我往矣云雨雪霏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和鸞雞萬福攸同○我有嘉賓中心貺
之○織文鳥章云以先啓行○文武吉甫萬邦惟憲○四騏驎云
鉤膺脩葦○方叔莅方云有瓊葱珩○蠡雨荆蛮云克壯其
猶○蕭蕭馬鳴云大庖不盈○吉日惟戊○夜如何其云鸞聲將
○鷄鳴九臯聲聞于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每有遐心○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載寢之沐云載弄之璋○
節彼南山云民具爾瞻○正月繁霜○父母生我云不自我後○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祭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歆周道云怒焉如擣○維慶用虎○君
子無易由言耳虜于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職為乂階○斲之磬矣維蟲之耻○周道如砥云小人所視○小東
大東云可以履霜○跂彼織女云不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維南有箕云不可以挹酒漿○明上天照臨下土○自貽伊戚○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云生我百穀○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有渰萋云遂及我私○六書沃若○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有
頤者弁○君子采朝云路車乘馬○鸛聲嘒嘒○雨雪瀼瀼見睨涓

○卷髮如蠶○終朝采綠云薄言歸沐○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牂
羊墳首三星在留○何不日鼓瑟○民亦勞止云以綏四方○式遏
寇虐惜不畏明○王欲玉女○天之方難云無然泄泄○天之牖民
云如取如攜○佻人維藩云宗子維城○女包休于中國○天
不酒尔以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訐諛定命遠徂辰告○無
言不酬無德不報○神之格思云矧可射思○匪面命之言提其
耳○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誰能執熱載昏及溺○進退維谷○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旱魃為虐如暎如焚○瞻印昊天有嘒其星○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云維周之翰○士民其瘵○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
舌維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十千維耦○萬億及秬○設

業設虞云：簫管備舉○嗶嗶聲肅難和鳴○有來雖
天子穆○龍旂陽云：條草有鶴○無日高在上日鑒在茲○
載芟載柞云：徂隰徂畛○厥其苗器其庶○其崇如墉云：闕
百室○昔酒思柔○於錄王師遵養其晦○駟牡馬云：以車彭
○振、路、鷺云：醉言舞○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永錫難老○食我
柔黜懷我好音○白牡駢剛云：孝孫有慶○不虧不萌不震不騰
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云：丞丞徒增○黃髮兒齒○執
鼓瀾瀾管聲云：磬聲○天命玄鳥云：宅殷土范○相土烈
海外有截○不競不綵云：百祿是適○苞有三蘂云：昆吾夏竦
○檜彼殷武云：采入其阻○赫、厥聲云：以保我後生
詩音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

奇詭者玄妙者駭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
故摘其章語以見法之所自其鹿鳴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縣極樸早
麓思齊白皇矣靈臺下武文王生民既醉鳧鷖假樂公劉卷阿烝
民韓奕江漢常武清廟維天烈文昊天我將時邁執競思文無
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復載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非惟兩之又
潤澤之非惟徧之我記布濩之○般、之獸樂我君囿○總齊群拜
以翼大高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
難厲其庶而○金支秀華庶眊翠旌○王侯秉德其隣翼、顯
明昭式○惟德之臧建侯之常○如山如岳高如不傾如江如河濶如
不盈○大海蕩、水所歸高賢愉、民所懷○陽春布德澤萬物

生老輝○此二雅周頌和平之流韻也○學之紫芝可以療饑○月
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衣帶日以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秋蟬鳴樹
間玄鳥逝安適○棄我如遺迹○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絃
急如柱促○去者日以踈來者日以親○愁多知夜長○著以長
相思緣以結不解○出戶獨徬徨憂志當告誰○明之如月何時
可撥憂從中來不可折絕○不惜年往憂世不治○山不厭高
海不厭深○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豈伊不虔思于天衢
豈伊不懷歸于粉榆天命不怡疇敢以渝○自惜袖寒內手知寒○
憂來無方人莫之知○徬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民之多僻政不
由己○沐彼長川言息其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此國風清婉之

微肯也○靈之采神哉沛先以兩般高○志收儻精權奇篇淳
雲曉上馳○今安匹龍為友○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日以
蘭○昌樂肉飛○采虹垂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世無萱草令我哀
歎○此秦齊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第二章法
瑯琊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

天問雖屬離騷自是四詩之韻但詞有散漫筆迹愧不可存也
延壽易林伯陽參同難以數術為書要之皆四詩之藪三百遺法耳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為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
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間

關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

栢梁若枇杷橘栗桃李梅雖極可咲而法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內句也

漢時衛霍營平糾三虎臣然栢梁詩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封建三王表及七田諸疏兩漢文章皆無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所為栢梁歌詠咸依位序騁騎在丞相前大將軍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一徵按古文苑注稱臺成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魚二職也然則群國士馬之詠亦出青口邪

鍾嶸言行二重行二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

平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為十九首為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游戲宛子洛為詠東京盈樓上女為托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為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三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踏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契字峭俱大有味東風搖百草搖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為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掀眼耳青袍似春草復是後世巧端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究其首法亦曾衛也

上山採薜蘿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
十五從軍征青園中葵雞鳴高樹巔日出東南隅相違狹路間
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陽城東路飛來双白鶴翩堂燕
青河邊草悲歌緩聲八變豔歌紉扇篇白頭吟是西漢書
神境可與十九首蘓李並驅

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燬意刻酷煉字神奇信哉然失之太峻有
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推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
饒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非矣堯年
蜚徒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豨收中吾之類或
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為不
足觀者巫山高芝為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室以軒桂樹双珠

青絲玳瑁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日以蘭
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
又不能識以為不足觀宜也

錄蘓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詠固不必二君子
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辨也如木生一世界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
地白日何冥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
繩瀉水置瓶中烏辨淄與澗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
河梁間語

楊用脩錄古詩逸句及書語可入詩者不能精亦有遺漏余擇
而錄之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李
陵○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傳

希乃妙○天霜木葉下鴻雁當南飛○人遠精神近寤寐見
容光○初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
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僊人勸我食令我好顏色○去婦不顧
門萋菲不入園弟葛孔明○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王仲宣○皎月垂素光
玄雲為髮髻幹○金荆持作枕紫荊持作林○黃鳥鳴相追咬
弄好音○翁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棗○迅飈翼華蓋飄飆若
鴻飛石崇○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右軍○遙看野樹短虞○浴景出
東渟僊 已上皆古詩○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列子○片玉可以
琦美必待盈尺○駿馬養外廐美人充下陳戰國策○蕙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煎前龔勝傳○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
○日回而月周終不與時游○南游周寰野北息沈墨卿俱淮南子○洗

跗被高寫重譯吟詩書王充○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際中仲經○隴阪
縈九曲不知高幾里三秦記○喬木知舊都呂○新林無長木同○素
湍如委練羅含記○揮袖風塵起劉邵○蘭葩豈虛鮮郭璞○文禽蔽綠
水底○兩雄不並栖三國志 已上雜書語
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叙事如畫叙情若訴長篇之聖
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並稱木蘭不必用可汗為疑朔氣寒光致
販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軟語似出閨襜而
中雜唐調非文姬筆也與木蘭頗類
余讀琴操所稱記舜禹孔子詩咸淺易不足道云許論之可觀
詞賦非一時可就西京雜記言相如為子虛上林游神蕩思百餘日
乃就故也梁王兔園諸公無一佳者可知矣坐有相如寧當罰酒

不免腐毫

入不言兮出不辭棄回風兮載雲旗雖尔恍惚何言之壯也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於新相知是千古情語之祖

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備作法於諒令人慷慨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門從騷
來母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麗而
少骨賈傳以文為賦故予屈鵬鳥率直而少致

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文辭宏麗為
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
達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
成文理荀卿咸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子麗而不雜放而有制其所以
為長卿子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雲雖有剽竊尚少谿廷班
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子雲服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研
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謗言欺人云雕虫之技壯夫不為遂開千
古藏拙端為宋人門戶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長門一章幾於並美阿嬌
復幸不見紀傳此君深於愛才優於風調客或有之史失載
耳凡出長卿子靡不穠麗工至獨琴心二歌淺雅或是一時匆
卒或後人傳益子瞻乃謂李陵三章亦偽作此兒童之見夫
工出意表意寓法外令曹氏父子猶尚難之况他人乎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奇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

長門邪氣壯而攻中語亦似太拙至榆長袂以自翳數昔日之僇殃以後如有神助漢家雄主例為色帶或再幸再弃不可知也

穎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目眴微眴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此玉之賦神女也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咲竊視流眴此玉之賦登徒也神光離合乍陰乍陽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眴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此子建之賦洛神也其妙處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滿堂兮美人忽與余兮目成既含眴兮又宜咲子慕余兮善知寤變法而為之者也

班姬擣素如閱絞練之初咸揮玄黃之自出唯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書既封而重題自已緘而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故

子雲逐貧賦固為退之送窮文梯楷然大單薄少變化內貧答主人茅茨土階瑤臺瓊榭之比乃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橫出意變而辭亦雄贍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此子雲之為賦為玄為法言其旁披酷擬沈想曲換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高也

傅武仲有舞賦皆托宋玉為襄王問對及閱古文苑宋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間精語如華袿飛鬢而雜織羅大是麗語至於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駘驛飛散颯沓合并綽

約閑靡機迅體輕又迴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准似摧折
織穀城飛續火似若絕此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行玉賦以為已作
耶抑後人節約武仲之賦因序語而誤以為玉作也
悽喉辛酸嚶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嘲譁諧雍暗若羣
雖之從母也其生賦之巧詣乎鳴作命器和故響音逸張急故聲清
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其琴賦之實用乎揚和顏攘皓腕
以至變態無窮數百語稍極形容蓋叙夜善於琴故也子淵
洞簫季長笛才不勝學善鋪叙而少發揮洞簫孝子慈父
之喻不若安仁之切而雅也

楊用脩所載七反如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緯書七變入白宋出甲
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撰七平如文選離徒飛綃垂織羅俱不加老杜

梨花梅花參差開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之及按傳
武仲舞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袿飛綃雜織羅不言垂織羅也
東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純俱以奇才挾神術而官俱不達景
純以舌為筆者也公明以筆為舌者也曼倩筆舌互用者也若
其超物之哲曼倩為最公明次之景純下矣

已上卷二 凡四十七條 抄三十六條

卮言三 凡八十三條 抄六十七條

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
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其遊題天工錯莊生列子穆嚴維摩詰
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諸文外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自古健前法

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
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
秦鞅雖諸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向紀信越
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
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
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
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
法而狹南豐氏飲而衍

老氏談理則傳其文則經佛氏談理則經其文則傳

○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駸乎鬼谷淮南上矣
枚生七發其原玉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
氣跌宕恠麗不恒子建而後模擬牽率往者可厭然其法存也
至後人為之而加陋其法廢矣

○檀弓簡考工記煩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雖非聖筆未是
漢武以後人語

孟軻氏理之辨而經者莊周氏理之辨而不經者公孫僑事之辨
而經者蘓秦事之辨而不經者然材皆不可及

吾嘗恠庾子嵩不好讀莊子開卷至數行即掩目了不異人以為
此本無所曉而漫為大言者使曉人得之便當沈酒濡首

呂氏春秋文有絕佳者有絕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鴻

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揚子雲稱其一出一
入字直百金韓非子文甚奇如亢倉鷓冠之流皆偽書

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著龜也其辭覈而閑健而飲

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為之道乎由學者靡而短於思由才
者徘徊於法劉中墨宏而肆其根雜揚中散法而奧其根
晦法言所云放眼之是何語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見差去淳耳
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其旨乖而穉中郎愛而
欲掩之亦可推矣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
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推馴不稱書矣一也

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藉信
荆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橫寫者子三也其詩恐時有尚書毛詩左氏
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薈最者子四也嗚呼豈惟子長
即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孟堅叙事如霍氏上官之却燒昌邑王奏事趙韓吏跡京房
術數雖不得知化工肖物猶是顧凱之陸探微寫生東京以還
重可得乎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然宛繡詩至大不及也

曹公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建天才流麗
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

魏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秋風蕭瑟
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其辭亦有

本相如上林

視之無端寧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城云。

天地虹洞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楊雄校獵

云出入日月天與地當然覺楊語奇武帝語壯又月生西陂語有
何致而馬融襲之

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桓西北有浮雲秋風蕭瑟非
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吾每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
不可了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

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與紈扇白頭姨姪甄既摧折而芳譽不稱
良為推歎

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
象賤棄捐菅與蒯其語意妙絕千古稱之然左傳逸詩已先道
矣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推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
耳後人不知有欲合而為一者良可笑也

楊德祖答臨淄侯書中有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
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相口市人拱手及覽臨淄侯書稱
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不言刊定唯所云下敬禮嘗作小文使僕
潤飾之僕自以為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
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植相托意耶當時孔文
舉為先達其於文特高雄德祖次之孔璋書檄饒爽元瑜次之
而詩皆不稱也劉楨王粲詩勝於文兼至者獨臨淄耳正平子
建直可稱建安才子其次文學又其次為公幹仲宣
讀子桓容子常畏人及答吳朝歌鍾大理書似少年美資負才

性而好貨好色且當不得恒亨者桓靈寶技藝差相埒而
氣尚過之子桓乃得十年天子都所不解
孔文舉好酒及客恒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桓靈
寶為義興太守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
歸孔語便是唐律桓句亦是唐選而桓尤爽俊其人不作逆一
才子也

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
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佩仍當
歌當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與知者道也用脩引孟德對酒當歌
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矣大贖之可笑孟德正謂

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當作為去聲有何趣味

對酒歌

阮公咏懷遠近之際遇境即際興窮乃止坐不著論宗佳耳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飾想於文亦耳如養生論絕交書
類信筆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續然獨詣之語自是奇麗
超逸覽之躍然而醒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吾每想其人兩腋
習風舉

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傳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玄又有
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竊其常語尤有可厭者本詞使
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於意已定綽有餘味今復益以天
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蜀飲墨
水一斗可也

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俳弱何安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兼人之語但太不雕琢
子卿第二章絃歌商曲錯疊數語十^類几首齊心同所歸含意俱未申亦大重犯然不害爲古奚必絲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嘯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然使各用之山水清音極是妙詠灌木悲吟不失佳語故曰離則雙美合則兩傷

王武子讀孫荊子詩而曰未知文生於情生於文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吾平生時遇此境亦見同調中有此又庾子嵩作意賦成爲文康所難而云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此是遊辭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無意之間却是文章妙用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棄之若埃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同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每讀太冲詩便飄然欲僊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陪東陽既廢夷然而已送錫至江口誦曹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數行下余每覽劉司空豈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未嘗不掩卷酸鼻也嗚呼越石已矣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彼石勒段碑今竟何在

王處仲每酒間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其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憫矣余自庾卒後每讀劉司空二語未嘗不歎歎罷酒至少陵千秋萬死寂寞身後事輒驚然低回久之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不處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見寶又葢先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

才多然則陸文之病在多而蕙也余不以為然陸病不在多而在
摸擬寡自然之致

晉耕舞歌白鳩獨渡得孟德父子遺韻白紵舞歌已開齊梁
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風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不得已而歸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
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
飲一杯酒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立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
酒被服紵与素至於被服紵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

倚馬事桓温征慕容容時喚袁虎倚馬前作露布文不輟筆令人
罕知其事至有自謙為倚牛者可嘆也

○陸士衡之東日苦短去日苦長傳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
季鷹之榮与壯俱去賤与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
戚離語若卑淺而亦覺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渡江以還作者無幾非惟戎馬為阻當由清談間之耳景純游
僊擘佳麗第少玄旨江賦亦工似在木玄虛下玄虛海賦人謂
未有首尾誠不可了首則如是矣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今
却不免孤負大海

○淵明托首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
跡耳後人苦一切深澆取其形似謂為自然謬以千里
問君何為爾心地遠自偏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清悠澹永
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漢魏果中是未粗嚴併增級語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警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餘法也其

雅綉乃過之清暉能娛人游擊澹忘歸寧在池塘春草下耶
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雞弄和風景迤而趣遙
延之創撰整嚴而斧鑿時露其才大不勝學豈惟惠休之評視靈
運殆更霄壤如志詔由水燕而起語云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
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予題有毫髮干涉邪至於東宮釋奠
之篇起句國尚師位家宗儒門老生板對唐律賦之不若矣

古詩四言之有冒頭蓋不始延年也二陸諸君爲之備也如皇太子
宴宣猷堂志令而士衡起句曰三正迭紹洪聖啓運凡十六韻而始
及太子大將軍宴會而士衡起句曰皇上帝祐談隆駿命凡八韻
而始入晉亂齊王問始平之又士衡贈斤丘令而曰於皇聖世時文
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答賈常侍而曰伊昔有皇肇肇濟

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潘安仁爲曹荅而曰肇自初創二儀烟
燭爰有生民伏羲始君晉武華林園宴集而應吉甫起句曰悠二
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若尔則不必多費此等語但
成一冒頭百凡宴會酬贈可舉以貫之矣若韋孟之諷諫思王之責
躬忘詔清節之贈族叔夜之幽憤仲宣之贈蔡睦文穎越石之贈盧
諶寧有是邪其他仲宣之思親云穆顯妣德音徽止閭丘冲之
三月宴云暮春之月春服既成裴秀彥之大蜡曰日躔星紀大呂
司辰開口見咽豈不快哉而選未之及何也

延年五君忽自秀於他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託訾翻有
時鍛龍性誰能馴以比已之翫麟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以
解已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已之濡滯也語意

既雋永亦易吟諷

明月照積雪是佳境非佳語池塘生春草是佳語非佳境此語不必過求亦必不深賞若權文公所論池塘園柳二語托諷深重為廣州之禍張本王介甫取以為美談吾不敢信也

按權云池塘者泉水瀦溉之地今曰生春草是王澤

玄暉不唯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蓮目無往古

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登九華山云恨不携謝朓驚人特來特不知靈

運者匪直材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

謝山人謂玄暉澄江淨如練澄淨二字意重欲改為秋江淨如練

余不敢以為然蓋江澄乃淨耳

自昔倚馬占檄橫槩賦詩曹孟德李少卿桓靈寶楊處道之外

能復有幾自非本色故足貽姍教曹行路難猶堪放浪宗文醇

兒有愧祖武至於權龍褒輩祇供盧胡而已獨南史所載梁

曹景宗目不知書好以意作字及當上燕朝賢以曹此整不

煩唱和曹固請不已許之僅餘競病二韻卽賦云去時兒女悲

歸未知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一坐賞服宋沈慶之目

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嘗歡飲群臣逼令作詩

慶之請顏師古執筆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

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采此聖世何異張子房上悅衆坐稱美

北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面平正卽得至作

勅勅歌曰勅勅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野茫風吹草

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宋野史載韓蘄王世忠目不知書晚

年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定趣一日蘇仲虎尚書方宴
客香林園韓乘小羸逕造劇飲而散次日餉尚書一筆馬仍手
書臨江僊南卿子二詞遺之瀟灑超脫詞多不載此四事頗相
類又蜀將王平識不過十字後周將梁臺識不過百字而口
授書令辭旨俱可觀噫豈釋氏所謂宿習餘因耶

王籍鳥鳴山更幽雖遜古質亦是雋語第合上句蟬噪林逾
靜讀之遂不成章耳又有可笑者鳥鳴山更幽本是及不鳴
山幽之意王介甫何緣復取其本意而反之且一鳥不鳴山更
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槩如此

何水部柳吳興篇法不足時造佳致何氣清而傷促柳調短
而傷凡吳均起語頗類五言律法餘章綿麗不堪大雅

范沈篇章雖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沈以四聲定韻多可議者
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韻作唐律可耳以己韻押古選沈故自失之
楊用脩謂七始卽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
舌喉唇之外有深淺二音故也沈約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自以爲天地
秘傳之妙然辨音雖當辨字多訛蓋徧方之舌終難取裁耳卽
無論沈約今四詩騷賦之韻有不出於五方田畷紅女之所就子而
可據以爲準乎古韻時自天淵沈韻亦多矛盾至於叶韻真同
馱舌要之爲此格不能格此韻耳天地中和之氣似不在此
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
以上尾鶴膝爲最忌休文之胸帶正與古體相反唯近律差
有闕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今按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

同平聲律詩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風之与將何損其美
上尾謂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与浮
雲齊雖隔韻何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鳴之与城又何
妨也蜂腰謂第二字与第四字同上去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
見江淹遠与君別者之類近體宜少避之亦無妨鶴膝第五
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群動朝光接太虛年侵
頻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一字犯亦無妨五大韻謂重
疊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鑪又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
游胡与鑪愁与游犯六小韻十上字中自有韻如薄帷鑿明月
清風吹我襟明与清相犯七傍紐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
字八正紐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着祗任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

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五言蓋蓋部大守代為之也諸佛
經偈梵語也梵語有長短何以五言鳩摩羅什玄奘輩增損而就漢
也諸僊詩在漢則漢在晉則晉在唐則唐不應天上變格乃爾
皆其時人偽為之也道經又有命張良註度人經勅表其文辭絕
類宋人之下俚者至官秩亦然可發一笑

庾開府事實嚴重而寡深致所賦枯樹哀江南僅如郗方回奴
小有意耳不知何以貴重若是江總徐陵淫麗之辭取給盃酒
責花鳥課只後主君臣唱和自是景陽宮井中物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於四傑特作一二物語為六朝耳士衡康樂已於
古調中出俳偶總持孝穆不能於俳偶中出古思所謂今之諸侯又五霸之
罪人也

陶淵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和至
用二十九新字僧用十七化字一時遊戲之語不足多尚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主有故鄉一水隔
風烟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宋集中當為絕唱
隋煬帝寒鴉千萬點流水遠孤村是中唐佳境

古樂府如護惜如窮袴防閑托守宮朔氣傳金柝寒光透鐵衣殺
氣朝衝塞門胡風夜吹邊月全是唐律

北朝戎馬縱橫未暇篇什孝文始一倡之屯而未暢溫子昇寒山
一片石足語及為當塗藏拙雖江左輕薄之談亦不大過薛道
衡足彌才子未是名家唯楊處道爽有風骨

王簡棲頭陀寺碑以北統之筆鋒發南宗之心印雖極俳偶而絕無

牽率之病溫子昇之寒陵尚自退舍江總持之撰山能不隔塵
昭明取舍良不誣也

吾於文雖不好六朝人之語雖然六朝人亦那可言皇甫子循謂
藻豔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如貫珠非書家五車筆含
萬化未足云也此固為六朝人張儼然如潘左諸賦及王文考之靈光
王簡棲之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然柳州晉問昌黎南海神
碑毛穎傳歐蘊亦不能作非直時代為累抑亦天受有限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裨官小說也新唐書贗古書也五代史
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服也與其為新唐書之簡不若為南
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若為遼史之簡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為紀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以常據華陽

國志盛弘之荊州記第一有以一言一事為記者如劉知幾所稱
瑣言當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一散文小傳如伶玄飛燕雖近
褻虬髯客雖近誣毛穎雖近戲亦是其行中第一也如王粲漢末
英雄崔鴻十六國春秋葛洪西京雜記周稱陳留者借周楚之汝南
先賢陳壽益部耆舊盧預金焦曲錄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朱贛
九州關駟四國三輔黃圖酉陽雜俎之類皆流也水經注非註自是大地史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時代可謂允矣詞言奕發之第亦
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
公屈第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
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
靈運名章迥句必間起麗典新聲絡驛奔會越石善為悽悵之詞

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詭敵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
軀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並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句往往
警道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助力
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此數評者贊許既實措撰尤工

庖言四 凡百五條 抄四八條

唐明皇于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耻酬
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
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
中宗宴群臣栢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寓臨
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薛稷云宗伯秩禮天地

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為子輒求郎
閣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賜差無愧舌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
成樓空語境則馬邑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象則翠屏千仞合丹
嶂五丁閑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
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翻三意象
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
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洎洪遠故是
千秋絕藝云湯子從軍獻吉改為歌行遂成篇什子安諸賦皆
歌行也為歌行則佳為賦則魏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為晉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
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停引
情無牽合當為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闔
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群英沈宋昆明之章問收睿賞雖才俱匹敵
而境有神至末足遂緊平生也時少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
雙珠代月移一聯云自工麗惜全麗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
一字不敵特任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間結語是佳句中佳句
耳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為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一斑歌行莫自陟健
杜審言華藻整粟少謙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

興之祖宜其矜平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
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持萱草色紅裙妬
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
宋人所不能作也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却收此吾所不解又起
句西施云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之又不相比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云隋馬自放矣謂七
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
頎雖極風雅之旨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
公地位乃不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之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

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揚用修為李在祖較後之士往傳耳要其所得
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
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蘊拔沈雄為貴其
歌行之詠之使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歡歎欲絕者子美
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僉父
父面目乃欲之奪曹氏父子位邪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
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
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
抑之則沈實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
正閑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知達夫適上而婉縹迤之選體時
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超一服取是而已尤為正宗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為佳間有失點檢者
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
時驅馬玉韞角弓珠勒馬兩馬字履壓獨坐悲及鬢又云白髮
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壁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去
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真足
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兩字俱
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傾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嗟君此別二詠張

謂皇輅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
之却足一倡三歎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工而氣不
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六朝之末衰頹甚矣然其偶麗頗切音響稍詣一變而雄遂為唐始
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始不知其權輿于三謝嘉鑰
于陳隋也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弼為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
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裡山鴻
鴈愁裡聽雲山况是客來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
寒非不佳致隱三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
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五故曰衰中有盛三中有衰必含機

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敬錄趨
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
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爲七言律
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
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詔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詔如織官錦間一尺
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其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
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
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
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極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

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摩詰七言律自忘制早朝諸篇外往不拍常調至酌酒與君一
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摩詰體者必以
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
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言是變風不宜多作則傷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遠林花掃更落往草踏還生
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
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于律
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然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
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魚舉家聞若效之類此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並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伏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翻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

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地語子厚於風騷雅賦似得一斑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佳人尉遲丘夜月爲青塚鏡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修嘗爲青

塚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為用修得意語可嘆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拜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洪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為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鋒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真不減柳吳興迴樂峰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劉禹錫作詩欲入錫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劉用字謹嚴乃亦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酸呼關及此何謂也

可憐無定河邊草猶是深閨夢裡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後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為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目作日愁對寒雲雪滿山雪作白關山同一照一作點娟戲蝶過閑幔閑作閑曾開朱旗

北斗閑三作殷祗緣負病人須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
漢臣迴作禿節漢臣回新炊間黃梁間作聞又麗人行珠壓腰
被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襪穿鏡銀皆泓淳有妙趣
王摩詰酌君与君自寬云不如巖下卧荆扉岑嘉州嬌歌急
管雜青絃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
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
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
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復轉黃茅
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
之辯讀者當自得之

盧照隣語如衰鬢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恒持滿翠潯磨鑿空

絕似
老杜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
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
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其通然不解則
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簾櫳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
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字究教小兒號嘍者若打起黃鸝兒
一篇与山中何所有山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
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
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与隨意照應是句眼進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于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童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童語綏其喫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况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者如客自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裒覽既富機鋒亦圓古語口吻間若不自覺如鮑明遠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之於王仲宣從軍有苦樂但問

所從誰陶淵明雞鳴桑樹巔狗吠深巷中之於古樂府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巷中王摩詰白鷺黃鸝近世敵吉用修亦時失之然尚可言又有全取古句如前裁如黃魯直宜州用白樂天諸絕句王半山二中十日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後二語全用輞川已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乃至割綴古語用文已漏痕跡宛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之類斯醜方極模擬之妙者分歧逞力窮勢盡態不唯敵手兼之無跡方為得耳若陸機辨亡傳玄秋胡近日獻吉打鼓鳴鑼何處船語令人一見匿笑再見嘔噦皆不免為盜跖優孟所訾

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叱太子折骨還父折肉還母及其自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

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界又暗暗二字太巧稱不如別本空江別
浦差穩

藝苑卮言五

凡十七條 抄八條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爲貴康天以奇崛見推迨於明興
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李迪聲氣
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益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
尚以元習短之謂辭微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李晚然
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翻三子一

時之選也樂代熙朝風不在下斤沈思於宇外撫流景於目前志
逞則泊大篇尚裁則寂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晉夜郎王之
漠孰與大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
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卽事分題一唯拙
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
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採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
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闢日月爲朗詎不
燉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歲北地之
效顰寧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醞風雲而成月露存
理者扶感遇而效咏懷喜華者敷藻於景龍畏深者信情於
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文月露無省景龍之境既

狹元和之踐大廣浸淫諸派溷爲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爲大矣今
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
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
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
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
上不爲古役不墮踐運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聲
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爲閨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
言家久必敗矣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宋文憲陳揚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
仁宋庠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數股朗暢爲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
洽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

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爲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源
出虞道園穠於揚而法不知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憚
於結撰故邪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沈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
立門戶辭達爲宗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蘓氏耳烏傷王禕金華胡
翰雜用歐曾蘓黃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意用諸子蘓
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寸似高然波瀾耳解大紳文實勝詩
頗自足發不知所裁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
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也劉文安充而近丘文莊裁而俗楊文懿
該而凡彭文思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吳原博王濟尺謝鳴治諸君
亦李流輩也王稍知慕昌黎有體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
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扶奇奧窮變態意不能似也吳中祝

允明始倣諸子習六朝材更辟漢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
機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鹿率而弗工有
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暢崔子鍾出左氏
檀弓柳氏才力綿淺而能以法勝之精簡有次陸俊明出班氏韓
柳氏間雅有法小窘廢態黃勉之出潘陸任康整麗而不圓王允寧
出史漢善敘事工句而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之出東京
雜史筆雅潔有善氣乃不長江以達屠文升袁永之亦是流沁江蒙
而雜屠法而冗袁推而弱鄭繼之出西京頗蒼老而短晉江出曾史
而太銳紫毗陵出蘓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闔既古步驟
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毗陵從偏處起論從小處起法
是以墮彼雲霧中

余嘗序文評曰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闡源
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汪理字之逃陽明
造基晉江昆陵藻祝六朝之華昌穀示季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巫閔月落聽鶴度
華嶽雲開立馬看高李迴送
沈左司伎同北郭知應濫倖比東方愧已多淨寺

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折早鴻過京師
秋典賜履已分無棟邊送行舞戈還見
有苗來送鄭
司徒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邊松風吹壁鶴

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西欲沽百錢不易得送一壺殊可憐梳
頭好鳥語窓下洗盞流水到門前謝送雪滿山中高女卧月明林下
美人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相飛不語人言惟獨笑
忽疑君到正相思梅花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清
明家在

南清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郭子章夕陽玄度飛輪塔曉雨又通夢

筆橋王忠文萬里玉關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劉誠意夜永星河

低半樹天晴猿鶴響空山又紅錦裁雲朝奠鴈紫簫吹月夜

乘鸞宋潛溪送張翰林歸娶月明漾水始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袁海叟

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楊梅家天與數書皆鳥

跡家傳一劍是龍精孫左司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帆日本

船董良父千山落日送樵笛萬里長風吹客衣楊訓文小孤殘瞭

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江上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湧五華

來郭舟屋登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韓葡萄引蔓

青綠屋首霜並花紫滿畦唐愚重經白丁橋邊路頗憶玄都

觀裏花顧觀鴻雁一聲天接水蕭葭八月露為霜吳地樓

樓臺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沈浮張士行湖中觀月年豐米穀上街賤日落魚蝦入

市鮮送人之雲邊路遠巴山色樹東河流漢水聲蒲長原衣上暮寒吳

苑兩馬頭秋色晉陵山又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謝元功

採窮江海無靈葉歸到驪山有劫灰方行登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

中夜舞劉琨瞿佑摩沙葉籠三年艾漢落人寰五石瓢吳子愚佳

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陳汝言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

晨度雪沾衣顧文旦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黃菊

花時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解大紳挽馬援橐中無意以張塞穉

上有葡萄胡虛白送人之甘州旌旗半捲天河落闔闔平分曙危采高棟夜斬

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王文安贈李將軍寫聲盡入新豐樹柳色遙

分太液波謝復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貝林花落

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劉莊江燕定巢來自熟定花落子

結還稀陶璿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日璿秦關壁

使星馳夕漢苑銅僊露泣秋又錢塘漢北征人齊倚劍城南思婦獨登

樓王悅園玉樹聽殘猶有笛錦帆歸去已無家曾榮錕燕來已覺社日

近寒退始知春意深吳志樓當太乙星辰近樹拂勾陳雨露香林子

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啣來又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

來問守宮劉欽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涼陳思賢歸去天

涯雙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王希範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燒野

村朱璠天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牟倫珠崖日落天低海

銅柱雲寒雨過城任原送野從石岩晝暖花偏好江樹春晴酒自香陳景

得憶蕭山友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峰馬上來送彬人之陝西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

雙淚倚門親郭登送岳正遠道雁聲寒雨外離宮草色暮烟中谷宏經中流

兩散君山出故國風寒夢澤寒又登岳陽歌鐘暗度新豐柳游騎晴驕上

苑花韶續丹壑泉香雲碓葉橘林風掃石林花僧來復寄洞庭人雲深蜀

魄呼名語月冷猿聲傍客啼張光啓送人入蜀林封蘿屋長疑雨泉響甘松

巖半是風姚廣孝寄僧青山遠戍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晏振之登樓華髮鏡

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漲綠樹陰多日景微史明古贈別

野店喚呼雙散酒漁舟爭買四腮鱸時用章吳中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昃金

輪却復中劉文安莫宗模詩匈奴又自忘甥舅僕射人誰托弟兄雲外旌旗

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沈啓南衰信已憑雙鬢鬢世緣聊作

一秤看馬東田有感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時意軒九日幾處白雲

前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劉忠宣游西山鱖魚花落盡留紅藥新荷葉帶綠

苔

吳文遠
游東園

相忍人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

文太

槁木塔然聊隱几飛

蓬搔畫不勝簪

趙寬
偶成

羅雀已空廷尉宅沐猴誰製楚人冠

秦廷韶
和人烟

靄著衣如過雨御溝搖月欲生潮

石態
早朝

單句如六朝遺恨曉山青

張南

半江帆影落樽前部工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可復辨參之貞元長慶亦

無愧色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鬢眉○已歸仍似客投老漸如

僧○无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間虛名恐客稱○雨花

知倚境流水識禪心○涼風動疎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无秋天

景易悲○霜林收橘袖風磴坐莓苔○分符乘五馬如練照雙旌○

一燈今夜兩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荃成繭盡江

燕引雛回○亂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夢流泉淨客心

○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客間門有白雲○聽雨愁

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事不逐苦吟人○臥雲歌酒德對雨著

茶經○野岸隨流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柏禹陵祠○避難

陳狂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舫○泉聲溪碓急山

色野牆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群○看人兒女大為客歲年長

○月從今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花

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樹涼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涼風

鏡水波○雲氣千峯暝秋聲一院涼○旅况頻看月鄉心獨聽潮○

獨醒愁對雨多病怕逢人○風塵仍作客寒暑易為翁○鴈宿蘆中

月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為酒誅茅小作庵○海濶疑天近山空得月

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白日羲皇世青山綺皓心○風塵重

作客寒暑易成翁○夕鳥衝船過寒波背郭流○草芳經雨歇蟲
響入秋多 壯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國秋雲合大江春水
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
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
出孤城○新成賜將第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
馬嘶秋草潤雕沒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色元來蜀
江聲直到吳○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雲蒼雉健坐浪鷗
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蟬螗懸○天地兵聲合關河秋色來○建
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樓江雲暝不流烟靄散春晴亂鴉深處鳴斜日在松杉千岬暝色酣
長嘯掃吳鉤南圖惜壯游聖恩寬逐客不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戶
起行風滿天今夕爲何夕他鄉說故鄉長梁鐘聲動平津樹色閑別
離知不遠情至亦潸然涼風起江海萬樹盡秋聲青山行不盡深樹見
僧房東源山色好聞說似從南我往湖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杯
行到手空 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八月十五夜
何其鵝湖漾舟人未歸今年南國天氣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暮
山風吹女蘿故人舟楫定如何督九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
平牛渚磯頭烟水生蛾眉亭下大江橫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華欲采芙蓉奈晚何見說蘭亭
依舊在祗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短葉長條非故園

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前朝冠蓋皆黃土翁仲
淒涼石馬嘶知爾淒涼新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
事買藥脩琴曾到城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鈎瑣窓
獨對東風樹歲之花開它自春俱有意味
吾所以錄此者謂溪毫潤芷亦可鉅釘客席耳非若二李輩之
爲三鵲八瓊耳又其全章亦未盡稱故聊摘之耳

藝苑卮言卷六

凡五十一條 抄十二條

昌穀少卽摘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迨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
樂府選體歌行絕句咀六朝之精旨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朗英獨照

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遺也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于鳥瓊瑤之于石松桂之于木也高叔嗣空谷
之幽蘭山宗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暢邊庭實之閑麗鄭繼之
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之奇拔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通
爽馬仲房之華整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
之於五言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於七言律
高子業之於五言古近體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李獻吉爲戶部卽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
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手墮其齒侯志極欲
陳其事爲前疏未成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
指此事也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起百世書薄于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雅渾爲堂奧以蘊藉爲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罔不驚其異黃勉之云興起學士挽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殊別新無已其推尊之可謂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須下拜便教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字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觀何之駁字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空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及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士子之駁何

則曰如搏沙弄泥散而不室濶大者鮮把持文又無針線又云如仲默神女賦帝京篇南游日北上年四句接用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騎步驟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吐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言雖中若戈矛而切等葉石特何謂乎江西以後爲離與勉之言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構易則麤縱而弗工

獻吉之於文復古切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何居一日操撰易一曰下語雜易則沈思者病之雜則韻古者卑之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爲雲我作

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
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強黃犢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
吉一律云汝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
解裘同醉酒壚傍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
逢雨雪知予遠度赤城梁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
篇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為本朝七言律翹楚而諸家選俱不及于
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李少卿報蘓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逗脫者其傳合史傳纖毫畢
備贗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明唐伯虎
報文徵明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他虎他作俱未稱稚欽
於文割裂比擬亡當者獨尺牘差工耳

講學子者動以詞藻為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為談笑之資若枘
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諸公數聯如翼軫衆星朝北極
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
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
雨中○千家小聚村○暝萬里河流處○同○殘書漢楚燈前墨小閣
江山霧裏詩○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暘句也
竹林背水題將徧石筍穿沙坐欲平○出牆老竹青千箇汎浦
春鷗白一雙○時竹几眼看容處○桃符寫似人○竹徑傍通沽
酒寺桃花亂點釣魚船此陳公甫句也 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
火坐黃昏○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
孤坐游子天涯正億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

春巖過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
夜雨聲○天迴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幽人月出每孤往
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棋聲
竹裏消閒畫葉裏窓前對病僧○月遠旌旗千嶂暗風傳鈴柝
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致○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自信圖中貌
靜女虛迎夢裏車又古寺頻來僧盡老重陽欲近蟹手肥無論
體裁俱雋婉有味至御前却輦言無忌衣裏當熊死不辭尤覺
矯壯麗朱句如寒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亦自楚華
玉填楚詔脩承天誌以王庭陳顏本應後不稱旨一時人亦以為非宜
自今思之自不可及華玉能識今江陵公於未冠時足稱具眼

邊庭實聞已卯南征事云不信山人傳接駕似聞天語詔班師此欲爲古
人惻怛忠厚之語而未免紉造也至結語東海細臣瞻巨斗北樞終夜幾
曾移愈有理趣而愈不佳東海北樞猶爲彼善細臣巨斗二字何出吾
最愛其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干鱗詩
刪亦收之然芭蕉豈可言樹芋豈庭中佳物且獨無雨聲芋俱屬未
妥若作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或云自聞秋雨聲不愛芭蕉色則
上韻亦自可押而意尤深婉如題文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
邊精衛浙江潮却甚精麗

予少時嘗見傳揚用修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李廣漢家無事
勃燕然甚美其意爲之較節又讀陸子淵聞警三聯云大將能揮白
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此等事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事之

工駢整含畜殊不易匹後得全什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韎韐附注兩韞騎而馳於郊諸徹
侯子牙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為常評
事敬之奉大白為壽常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特過倡家宿
至日高春徐起或參會不及長吏訶之傲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
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詈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
放居恒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豔麗稱其為人又好彭老御內
術自謂得之神僊可立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双刀
馳馬塵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刃出於腹
潰腸死年僅三十四平陽守王濬其故人為收葬之常有詩弔韓信
曰漢代稱靈武將軍第一人禍奇緣蹶足功大不謀身帶礪山河

在丹青祠廟新長陵一坏土寂寞三秦至今為中原豪俠之冠

危言七

凡四十六條抄三十五條

高子業少負淵敏生干戈與偽漢友諒同既遷楚臬恒邑三不自
得發病卒寔友諒彭湖之歲也其詩如積賤詎有基履業誠無階
既妨來者途誰知去矣懷茫然大楚國白日失萊城久卧不知
春茫然行役為客難稱意逢人未敢言失路還為客他鄉獨
送君衆女競中閨獨退反成怨冥皇戶少秋露墜衣斂亦以我不意
逢君同此心當軒留駟馬出戶倚雛及童里中夷門監牆外酒家胡

爲農信可歡世自薄耕稼問年有短髮逐世無長策林深得
日薄地靜覺蟬多又文章知汝在功名何物是騎馬問春星
殘雨夕陽移清婉深至五言上乘

王稚欽少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鶴諸童子
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扑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置汝內名士邪
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
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
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止當授官給事
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
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病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
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

我國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卽分守君命也稚
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微過當稚欽筮之十稚
欽大罵曰蔡師悞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
府中懼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餉謀於蔡潮爲謝過稍給
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稚欽益甚爲文致還
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稚欽多逢首
垢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
避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有聞第一首北月可憐春房攏映
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色歌頻變留宿能轉新曲終
仍自叙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
奏宮徵暗和羲和逝^改逝蘭膏嗣輝逸興狎悰干霄薄雲禮

廢罰地履遺纓絕俱妙極形容可謂才子

黃才伯詩言有佳語如青山知我更情澹明月照人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門前馬躍箒鼓動柵上雞啼天地閑倦游卻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乃自注云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也可發詞林一笑

少陵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願無關涉為韻所強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為法至於北地所謂鄭廢騎驢無功行縣三騎驢既非實事王績鄭廢又不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代謝茂秦大有此病蓋不學之故

○宮米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插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道濟北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

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羌識姓名繁花向日宜供笑幽鳥逢春各異啼老去自吹秦感粟西征曾比漢嫖姚水落盡如雷電過山迴俱作鳳皇飛山學翠屏閑作畫水從金谷瀉成春門迤邐連馳道樹池頭遙接漢宮流雲裁玉葉和烟潤瀑賤珠花映雨飛此嘉靖時為初唐者也細雨薜蘿侵石徑深秋稷稻滿山田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庵空庭盧嶽晴雲色燕坐潯陽江水聲虎患已從隣境去猿聲偏近郡齋前萬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為碑遠院松林嵐翠重滿庭蕉葉兩聲多清樽自對叢花發高枕無如啼鳥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吾友宗子相天下奇秀其詩以氣為王務於勝人間有小瑕及遠本色者弗恤也吳明卿才不勝宗而能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

律情實相配子相自謂勝吳默已不戰屈矣徐子與斟酌二子頗得其
中已是境地精思便達梁公實工力故久才亦稱之嘗為別余輩詩
一百韻贈友人口惜悟汗未幾中道推殆每一念之不勝威明絕錫之痛
子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佳句書之屏間雖沈侯
采王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過也世言古今不相及殊曠有
識者當辨之耳中聯寄贈予者如萬里羅蕪色秋風一夜深又一身
詩作癡萬事酒相捐枕簟疎秋兩江山隔暮烟又金山一柱立滄海
萬波隨又愁采失俯仰書去畏江河又屢書心盡拆一字眼堪枯又袖中
芳草寒相負馬首梅花春自憐孤角千家滄海成故人雙鬢荆門烟他
作如閑樽銷夜燭聽兩長春蔬又兩輩甘雲臥吾生豈陸沈又宦情
疎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移病遠白鴈寄書輕又忽雨新楓橘如雲

長巖薇又江樹低從密溪流曲更分又雨氣千江入秋聲萬木多又日落
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夜立殘杵砧園行久薜蘿又江平低鴈翼潮落
進漁竿又星河雙杵夕風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色安危將相功又白雪
孤調世黃金巧識人又種橘開新溜尋芝數落霞又生難看白髮死豈
負青山又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又愁邊鴻鴈中思去
眼底龍蛇畏路多又衝泥匹馬時立入座寒雲片孤又絕壁畫關風
雨色斷虹秋懸薜蘿長結句如登樓知有賦莫向衆人傳又浮生同遠
近斟酌向鸕鷀又秦陵千古淚一灑翠華東又吾將付風雨片作龍鱗賦
又自知寒色甚不敢怨明珠又荆門舊侶能相憶八月雙鴻起太潮又衣
裳歲暮吾將換好與青山長薜蘿又浮生轉覺江湖窄難把衣裳任芟荷
又醉來偃蹇三湘東更是何人白雪篇又江門十里垂楊色莫把時名負釣

綸精言秀語高處可掩王孟下亦不失錢劉
謝茂秦曳裾趙藩嘗謂崔文敏銑崔有詩贈之後以救盧次梗北游燕刻意吟
詠遂成一家句如風生萬馬間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排比聲偶為一時最
第興寄小薄變化差少僕嘗謂其七言不如五言絕句不如律古體不如絕
句又謂如程不識兵部伍肅然刁斗時擊而宴樂用之氣
吾嘗合刻盧次梗俞仲蔚及茂秦集蓋取次梗騷賦俞五言古
謝近體為一耳然歌行既乏絕句亦少俞嘗有寶劍篇中云海
內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如此語亦不可多縛
徐子與之於各體無所不工明卿乃有獨至
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其自叙樂府云擬議
以成其變化又云日新之謂盛德亦此意也若尋端擬議以求日新則

不能無微憾世之君子乃欲淺摘而痛訾之是此言古人矣
文敏亦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簡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
余嘗有漫興十絕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欲問
濟南奇絕處蛾眉天半雪中看於乎此義邈矣寥誰解者
于鱗與于與書云許殿卿海右集屬某中尉為序不佞嘗欲早諸炎火
乃周公瑕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昨歐楨伯
訪海上云某謂于鱗近過一國尉園亭賦詩洛句云司馬相如字長卿鄙
不成語乃爾定虛得名耳此正是游戲三昧似稚非稚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
損大家特此法無勞模擬耳于鱗之欲焚其序的然不錯也
于鱗才可謂前無古人至於裁鑿亦不能無意向余為其古今詩刑
序云今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捨而輕進古之作者則

無是也此語雖為于鱗解紛然亦大是實錄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詩謂何以衿
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
行六多弃擲豈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于鱗為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以刻覈名尤傲而
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送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
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疏見屬無不應者以不必檄
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鱗志曰彼
豈以我重去官耶即止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
養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鱗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
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為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

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于鱗一日酒間顧余而笑曰世固無偶者有仲尼則必有左丘明
余不答第目攝之遽曰吾恨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
于鱗嘗為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
瓠子宮不知者以為上單下重按三月水謂之桃花水為害極大此聯不
惟對偶精切而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闕駟九州記五月解凍水
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
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登凌水
于鱗自弃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
其後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談切
措法操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也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

退可咲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絕鄉音
余為比部郎嘗與蔡子木臬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舍人謝茂秦
布衣飲謝時再游京師謝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
詠亦平耳甫發歌明卿輒斲寢斲聲與歌相低昂歌竟斲止為
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雖予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
合而罷後又歲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
司理張省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次曰
吾烏得有其一以謾三君子尋具疏薦之余謂子木推士不俗居然前輩
風近更寥寥

王允寧為脩撰時余嘗一再識之長大白晳談說時事慷慨激烈
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師稱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
又好謾罵人多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時為中允其同
年放祭酒以書規切之允寧答曰僕猶夫故吾耳願於南中不宜且南中
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為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贖直朴畧
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闊步皆造化陰陽不可
移易古之挾僂術者能蛇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
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勿願也允寧後念
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省道經華山為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
神而不蒙庇即則吾母病吾大史也能為文以不朽神其辭頗支
離恠誕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為文
詈而傳之今並傳閩中

謝茂秦年來益老詩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為

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借書以開悟既觀太白少陵長篇氣
充格勝然飄逸沈鬱不同遂合之為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
亦操養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又俞仲蔚古調本是名家五言
律亦不惡沾為七言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無所不有
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為獨解者七言律
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
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寧釋杜詩
法如朱子註中庸一經支離聖賢之言束縛小乘律都無禪解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則似臨
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
不足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

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健四氣精美縱橫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
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意是太白少伯鴈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
盡少陵之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今事以
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纏擾銘
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瑒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
並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燕獻吉冗于鱗銀
獻吉率令具眼者左右祖必有歸也

喬景叔世寧己酉歲以楚藩參入賀萬壽余時見之短而髯溫然長
者也所有行卷僅百餘篇耳頗膾炙人口又十餘年景叔卒近以
其丘隅集來者云景叔所自選余猶記其行卷一七言律寄王太史
元思謫成玉皇者云學士兩朝供奉年華林詞賦萬人傳一從玉皇長

為客幾放金雞未擬還聞道買田臨灌口能忘歸馬向秦川五陵他日多
豪俊空望城南尺五天詞頗佳而集不之選何也集詩小弱不稱豈梓行
者有長吉友人之恨耶間康德涵卒後佳文章俱為張孟獨摘取今
其集殊不滿人意以此予於子鱗不為刪削耳

太原兄弟俱擅菁華

貢士冲司直孝
司勳沔虞部濂

汝南父子嗣振騷雅

省曾徵仲
姬水

三絕彭嘉有二道復有二妙括得其一吳中一時之秀海內寡儔

皇甫子安之東覽古選頗勝子循之禪棲近體為佳子安平蔡

子木以詩哭之云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可謂實錄

蔡每對余讀輒哽咽淚又華先生哭施子羽云生前獨行殊寡諧

死後遺文更誰輯比之一領青衫消不得者更神傷矣

余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戲分韻教余詩余

得漢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大奇之曰

子異日必以文鳴世是時畏家嚴未敢深指然時取司馬班史李杜

詩竊讀之毋論盡解意欣然自愉快也十八舉鄉試乃聞於篇什中得

一二詩合者又四年成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燁有俊聲雅善奈

持論頗相上下明年為刑部郎同舍郎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進余

於社吳時稱先輩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嘗不擊節稱善也

亡何各用使事及遷去而伯承者前已通余於子鱗又時為余言子

鱗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詩知大曆以前文知西京而止矣已于鱗所善者

布衣謝茂秦來已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來吏部郎宗子相來休

沐則相與揚扈冀於探作者之微蓋彬稱同調云而茂秦公實復

又解去于鱗乃綴作五子詩用以紀曠交遊之誼身又明年而余使事竣

還北于鱗守順德出茂秦登明卿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來又明年戶部
郎張肖甫來吟詠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
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彛採風雅權詭者聞之眈眈虎視俱不免矣
余自遭家難時橐籥之暇杜門塊處獨新蔡張省甫為驗部郎旬一再
至余固卻之張笑曰足下乃以一吏部榮我乎余歸張亦竟左遷以去自
是吾黨有三甫省甫之雄爽流暢助甫之奇秀超詣德甫之精嚴穩
稱譽吾所不及也

吾弟世懋自家難服除後一操觚遂爾靈異神造之句憑陵作者唯未
為古樂府耳其他皆具體而微吾偶遣信問于鱗漫及之曰家弟軼塵
而奔咄來逼人賴其好飲稍自寬耳于鱗亦云敬美視助甫輩
自先驅視元美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嚶鳴標君家兄弟不

然邪又一書云敬美乃負包宗合異之志稱天下事未可稱耽欲作江南
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其見稱如此

吳人顧季狂頗豪於詩不得志吳出游人間每謂余不滿吳子輩至
有筆之者書間一有之而未盡然也記中年桂冠時命游屐與諸子
周旋章道華用短不入身調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割
愛潛心吾黨黃淳父麗句精言時驚為王百穀苟能去巧去多便足
名世魏季朗泊洪藻張幼于朗警思伯起正自斐然魯望必
為妮對陸亦平俞仲蔚便似見古人又雲間莫雲卿練川殷無美詞翰
清麗時命駕吾廬步武之外有曹錫子念者近體歌行酷似其舅
王君載者能為騷賦古文饒酒德亦何嘗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
云借問吳閭詩酒席十年鷄口有誰爭殆是實錄

有娥氏二女居^九咸之臺得大燕覆^蓋篁^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
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禹省南土^孟山之女令其勝^候於^孟山之陽女乃
作歌始為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蒼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方乳或
曰后来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有殃孔甲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折^撻冷
斷其足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冷冷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之右^守餘靡有
功封於西^望徒西河而思故處始為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若在朝
而養者被之鐘鼓管籥為雅昭秦青^響過行雲^虞出梁上塵^起韓娥
之音統梁三夜臨乘老姥傳谷數日綿^駒王豹之流皆古歌之聖者
然亦單歌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前溪^憫懷之屬是其遺^響唐妓
女所歌王漁之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句宋之詞今之南
北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矣唯吳中人棹歌雖俚字鄉語不能離俗

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辭亦有可採者如陸文量所記月子彎^三照九州幾家
歡樂幾家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它州又所聞約郎約到月上時
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其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即
使子建太白降為俚調恐亦不能過也然此田^畝紅女作^勞之歌長年樵
青^白樨^相和入城市^聞愧汗塞^吻矣然則聽古樂而恐^卧者寧獨^一魏文侯也
正德間有伎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伎應聲曰一片寒^徹骨
翻成面^心自從^遭點汗拋擲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伎得一聯
云故國五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六自成語
潮陽蘓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朝盈虛又一初^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
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十四而夭^令陳伯沙^詩送山白首^孫能未必
能勝

危言八

凡四十五條 抄十八條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則漢文宣
光武明肅魏高貴鄉公晉閻文劉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靜
梁武簡文元帝陳後主隋煬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
蜀主孟主景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則無如蕭梁父子高祖
著孝經周易樂社毛詩春秋中庸尚書孔老義疏正言答問二百卷涅槃
大品淨名三慧等經義復數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海三
十卷三禮斷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二十卷換古今典故言為序十
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簡文帝昭明太子傳

五卷諸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莊義各二卷長春義記一百卷
法寶連璧三百卷易簡五十卷詩文集一百卷雜書光明符等書五十
九卷元帝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十五卷易講疏十
卷納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韻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
子辯疏四卷全德懷舊志各一卷荆南志江州記職貢圖古今同姓錄各一
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昭明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
有餘而識不足武元二主才識小不逮而學勝之人則昭明美矣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它句不稱投地崔顥十五嫁王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
固有好奇折人者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即掩卷曰何處佳其人平
不能答便去不復別蔡九達對人罵杜家小兒王允寧一日謂余曰趙刑部
某殆狀何如余曰循吏也甚慕公諱且苦吟王太笑曰循吏可作詩何

可便作又謂金見王其詩否曰見之又曰曾示我一冊吾欲與評之渠
意不受評渠欲吾延譽令吾無可譽李于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人蜀人也于鱗往訪方撥茶次
漫問之曰楊升庵健飯否胡忽云升庵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
躍也于鱗拂衣去口咄不絕後按察閩中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
名能詩何人于鱗云王其謂余也其次為宗臣子相時子相為考功郎
請于相詩觀之于鱗忽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

巧遜拙速搗辭與用兵故絕不同語曰枚臯拙速相如王遲又曰王而速者
唯士簡一人士簡張率也第一時賞譽之稱耳皇甫氏乃以入談何也時
又有蘭陵蕭文琰吳興丘令楷一擊手銅鉢響滅而詩成唐溫飛卿八叉手而
成八韻小賦俱不足言蓋有二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

白流差足倫耳然鸚鵡一揮子虛一日者豈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
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亦謂佳者也然而入
詩則不佳是一合也世造化之秘則真宰默離擅人群之譽則衆心
未厭故呻吟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及起
於兔鋒羅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匪良少完終為之愴然以
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為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
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一貧困顏淵簞食良歌飲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懸鶉列子不嫁
衛莊周貧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破不履形東郭野苦餓欲死願比
侏儒司馬相如家徒壁立典鵲鶴陽昌家傭酒太史公無貽贖罪

乃至就腐匡衡為人傭書東郭先生履同雪中定指盡露王章病無
被卧牛衣中王充游市肆閱必賣書范史雲金中魚第五類無田
宅寄上靈臺室中或十日不炊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則護前出則掩
後孫晨有藁一束暮卧且卷吳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雖滿腹
不如一囊錢東哲傭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食車牛竟餓死董京殘如癯
體乞匍於市夏統採菰求食邵詵養雞種蒜以給治喪陶潛驅饑乞食思效
冥報雁塚屠糶發徹機榆見謀昏道元與天公牋言布衣麤短申脚足
出孳捲脊露張融寄居一小舫放岸上虞鮪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濕王智
深嘗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室軼軻憔悴裴子野借官
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叟每作一布囊至貴家飲噉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
浣花蠶月乞人一絲兩絲鄭虔 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蕪源明執薪照

字垢衣生蘇陽城屑榆作粥不 隣里賈島嘆髮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
寒恨敲石無火盧同長鬚赤脚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國
朝如聶大年唐寅輩咸旅食廬居不堪其憂迺來謝容糊口四方公則子
抱影寒廬盧生無立錫之地以死示嘗有詩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

其數

二嫌忌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斯莊周見忌惠子
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仲舒見忌公孫敖邕見忌王允邊讓孔
融楊脩見忌魏武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陸機
見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衡王胄見忌隋煬柳詵言
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真卿見忌元載武元
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德裕

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式見
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夏竦或以材高見逼或以詞深慚工大則資質
小猶具錦近代如李獻吉薛君采輩亦遭讒沮不可悉徵
三玷缺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顯暴君過宋玉見過
俳優東方曼倩滑稽言不推司馬長卿竊貫無操王褒過彭童約楊雄
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又覆其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
史趙元叔抗諫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
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
寶鼎虛疎敏氣性無檢裕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疎見嫌孔融稱
衡傲誕致隕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藉無禮敗俗嵇康陵物凶然傳
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陵險潘岳乾沒取死顏延年負氣

推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躡天子有才華
者漢武親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皆負世議予謂顏公談尚未悉如儀秦
代厲權謀又覆韓非刻薄招忌李期史虐覆宗劉安好亂亡國陸賈納賂
夷荒救臯輕治媒賤楊惲怨望被刑匡衡阿比中貴劉向誣圖黃白谷杜
寧儻威里王充狂誕非聖陳壽雋米史筆劉琨少沒權游孫綽人稱穢行王儉
市國取相沈約乘時徵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鮑鮪納間伏挺納賄削髮
魏叔淫婢徵賄江撫獻詔露詞世其德史荒君世南遨遊二帝四傑皆輕
浮沈宋竝馳險儉李嶠浮沈致責蘓味道橫校充位張說大肆苞苴賀
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陷身迎虜柳宗元劉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
對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辟狂王崔顥數棄仇偶元稹改節奧援李德
裕樹黨掎擊王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潘鎮楊億詐侮周告曾華陵鏢

雖乘歐陽脩亦名牘議蘇軾取攻蜀黨王安石元豐欲罷陸游平原夫身
人主如梁主隋煬湘東長城違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之賢而閨門之
行不可三緘况其他即如吳邁袁杜必簡之流不能盡徵迨時李獻吉氣
誼高世亦不免狂簡之譏他若解大紳劉原溥葉民懌唐伯弔王稚欽
常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終身負此聲者何也內恃則出入秉矜
外忌則攻擗加苦故爾然寧為有瑕璧勿作無瑕石

聖德建孫卿垂光蘭陵避說引却孟氏再說不合得徑出畫長卿
為郎數免沒女娑茂陵仲舒既罷江都衡門教授賈生長沙卑濕作鵬
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客難楊雄白首投書作解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
志賦陳壽以謗議再致屈辱孫楚以輕石苞湮廢積年夏侯湛中郎不
調作抵疑卻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作釋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再免一除

名一不拜職作閒居賦下彬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作登樓蝸蟲賦劉峻
為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何偁官遊不進作拍張賦盧思道官途遲
滯作孤鴻賦盧詢祖作脩邊墩作長城賦王沈為椽爵一作釋時論疑
為張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顛六十餘曳裾王府丘陵鞠不樂武位欲掘
顧榮塚劉孝綽前後五免蕭惠開仕不得志齋前畫種白楊庾仲
容王藉謝幾卿俱久不調沈酣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達其子以恚恨從
侯白欲用輒止得五品食旬且而終四傑唯盈川至今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
然以禁中忤旨放還終老薛令之以首宿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纔
為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栖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鱗魚服顛躓不振
孟郊公乘億溫憲劉言史潘貴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懽
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廿七年下第十

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着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柳榆路思惟悍波
臣猶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胡仲由貞祥大年劉欽謨下
華伯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欽皇甫子安子循王
道思皆逆時之僂蹇者

五流賤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榮下錄諸葛
左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義府鄭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
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
熙王元正楊慎貶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
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蘓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
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 溫陸贄李
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王禹偁

尹洙歐陽脩蘓軾蘓轍黃庭堅秦觀王安中陸游明則解縉王九思
廷相顧璘常倫王慎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發者
六刑辱孫臏刑足范睢折脇張儀挫至數百司馬遷腐刑申公負靡襠
衡敬使劉楨尚方磨石張溫幽繫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謝壯崔
慰祖袁彖陸厥輩咸髡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助有東野徒賦鄙炎
有遺令四帖高爽有鑊魚賦杜篤有吳漢誅鄆陽江淹俱有七書且是因
繫中成者明初文士往三輪作耕佃迎來三木赭衣亦所不免

七夭折楊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歿范攄
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對師曠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回
十七被殺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興蕭鏗陳叔慎陳伯
茂俱十八義真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居實二十王宗甫獻二十

一徐份九歲為夢賦與何炯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王弼建脩王是壽王
絢何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字房道劉景素二十五禰衡王邕李賀俱二十七衛
玠王融俱二十七酈炎陸厥崔長謙俱二十八楊紘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
丘洪阮瞻到鏡到仇劉苞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訐俱三十一顏淵陸
績劉敞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十三陸琰三十四蕭子良謝
瞻崔慰祖俱三十五駱統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朓
王彛首謝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蕭俱三十八王濛三
十九執廉歐陽詹俱四十近代高啓鄭善夫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
九王謳殷雲宵林大欽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
三十四徐禎卿陳東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極僅二十
餘又有蘓福年十四蔣燾十七蘭推玉折信哉

八無終韓非孟毅鼂錯楊惲京房賈捐之班固袁著蔡琦蔡邕孔融
楊修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酈炎夏侯玄高岱沈友韋曜賀邵韋昭
嵇康呂安張華裴頠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符朗謝鯤
顏竣劉義真劉景素沈懷文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丘巨源謝
勰字荀不蕭銜蕭鐸蕭鋒蕭貢崔浩荀濟王昕宇文弼楊汪陸琛王
灼楊愔溫子昇虞綽傅縡章華王由薛道衡劉秋歐陽矩張藎古劉
禕之李福業王無競王劼范履冰苗神容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
涯舒元興盧仝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高啓張
羽張孟兼孫貫解縉以寬李期劉安王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隱蕃桓
玄殷仲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先謝綜王禕伏知命張衡鄭
情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蘓渙江為宋齊丘鄭首供以法屈原杜

篤周處劉琨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僧綽陳叔俱許善心駱賓
王張巡顏真卿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龔開王禕方孝孺以
義陳遵鍾會將頭夏侯榮衛恒曹攄王衍庾敳袁詵袁山松殷仲堪
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淑張纘江簡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韋諷蕭
璪王頊祖君彥虞世基皮日休以亂他如王筠以并王延壽何長瑜盧照
隣以水張始均以火伊璠以猛獸近代常倫以狂及韓邦奇馬理王維禎以
地震至若高貴鄉公梁簡文湘東王魏孝靜隋煬所不敢論
九無後叔向之鬼既餒中郎之女僅存劉瓛劉璉並廢蒸嘗劉敲劉
訐何胤何點先表伉儷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為市人
妻崔署一女名星白公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孔
融子女鬻年被刑機雲會擘暮功駢修王筠闔門益手神理

茶酷於斯極矣迹來宗臣王維禎高岱亦然

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林薈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
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卧瘡
七年東越道歲晚沈疴玄晏善病至光照隣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
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 胡且瞽廢少陵三年瘡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韋賢匡衡拜相封
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皆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
約以尚書令范雲徐勉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宮傳
谷秉政高允為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為丞相年百餘歲楊素將
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嶠韋味道張說蘇頌韓休張九齡陸
贄武元衡權德輿令狐楚元稹左僕射王起年八十尚書白居易年

七十六宋世宋庠司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陽脩俱執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竇默姚樞王磐姚燠歐陽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興劉誠意王新建至開第工楊文貞丘茂莊李文正王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丘李王皆七十之上白論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寵冠絕竝有遐齡蔡匿咳不答余乃謂伊尹太周公畢公不拜相乎衛武公不為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蔡乃曰善頽之惟云文章之體標舉與會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恆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為捫舌

○大抵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後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近來徂僉賈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至用詈罵謗訕欲以脅士大夫而取名唉可恨哉

觚不觚錄

吳郡王世貞選

孔子有言觚不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觚也所謂削
 方為斲朴為雕者茲之謂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
 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其作春秋脫左駮而賻蓋皆寓微
 志焉余自舞象而小識人事踰冠登朝數躋數起以至歸
 田今垂六十是高岸為谷江河下趨觚之不為觚幾莫可辨識
 間居無事偶臆其事而書之大而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
 一物之微無不可慨嘆若其命是昔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
 能一二也既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觚書右觚不觚錄六十條多脫誤今僅抄其類辭而備他日之考

○大觚不觚錄六十條多脫誤今僅抄其類辭而備他日之考

